

散文

寻梦乡情

●董贵

登顶达灵山

我挺喜欢登山的,喜欢在半山腰俯瞰周围大地的辽阔,更喜欢登上山巅那种一览众山小的畅快淋漓。这些年也登过一些名山和无名山,每次登过后都让我感到人生具有更广阔的意义。很喜欢登山家的那句话: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

这些年忙于琐事,家乡有很多有些名气的山都没有去过。最近因为工作需要,先后去拜谒好几座有些名气的山。有些平缓,有些险峻,有些嶙峋,有些还有摩崖石刻和传说。

达灵山是库伦旗母亲河——养畜牧河的源头。是多年都想去登临,却一直没能实现的目的地。其实我一直喜欢“打鹿山”这个称谓,据说这里曾经水草丰美,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出没,梅花鹿是山中的精灵,被猎人捕获,故称“打鹿山”,还有一些野牛在近百年之内还存在过。山的周围更有七十多个泉眼和溪流围绕,野生的植物和中草药几十种之多。山上有虎头崖、圣水池、山腰泉、鸿雁洞、娘娘庙、祭司台、忠字林等景观,每年的五月初五,有很多朝拜的人不约而同来到这里。与之相距十余里对应的是喇嘛山。一南一北,一峻一缓,遥相呼应,阴阳滋补,使这里钟灵毓秀,土地肥沃,人丁兴旺,是不少有望望家族的起源地。

我从东坡起步,大大小小的石块星罗棋布,树木和植被也很茂密,到达第一个景点:娘娘庙。在半山处几块巨石前面是一块相对较大的平坦地块,还有一些树木遮挡着巨石,显得深幽和神秘,在地面上还能找到一些陶瓷和建筑的碎片,证实了这里曾经的存在。虎头崖和圣水泉是近乎于神奇的存在,虎头崖的虎头惟妙惟肖,虎视眈眈地卧伏在半山腰,凝视着远方。在其正前方是一块平坦的巨石,巨石中央有一个四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深的水槽,里面常年有泉水,不干涸,不充溢,附近的鸟兽都来这里饮水,真是神奇。山腰泉像一只倒放的梨,中间有两个泉眼,旺盛时汩汩流淌,滋养着这里的一切生物。红鸭是粉红色的吉祥物,在环境优美的好地方生存,把巢穴建在高高的山顶石峰中。祭司台则是当时人们祭司神灵和祖先的场所,在山的东南部位,现在还有一些根基。

矗立在达灵山巅,我浮想联翩。人们往往醉心于名山大川,很少有人关注家乡美好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

部分人都没有登临过山顶,幸好我在此时和这座山有了亲密的接触,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并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达灵山是一阕巨古的诗篇。

探源母亲河

在库伦旗境内中部有一条蜿蜒东流的小河,叫养畜牧河。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养育着两岸的人们和动植物,无数优美的传说和故事世代相传,生长在河两岸的人们过着富足和谐的生活,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河水深处不过膝,但从未断流。在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的今天,堪称奇迹。

逐水而居是祖先生存的最优选择,他们懂得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地方更适合人居。据说那个时期,这里植物繁荣茂盛,各种动物出没其中,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动植物。水中的鱼虾,山上的动植物,肥沃的黑土地养育了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儿女,我也曾无数次讴歌母亲河的博大精深。值得欣慰的是这条河流的发源地就是库伦旗所在地的达灵山,有很多细小的泉眼凝聚成源头。每一个源头都如母亲的乳汁一样拥有博大无私的哺育之情。

在一个浅秋时节,我们相约登临养畜牧源头达灵山。我在怪石嶙峋的山顶上瞭望四周,除了正南方向,其余三面都有溪流涓涓,成包围之势,这里原意是七十个泉眼。养畜牧河自此发源,辗转东流,因所到之处,皆有泉眼和小溪融入,所以不断扩大,最后和厚很河、铁牛河汇合在一起向东流入大海。

我国水域面积约27115亿立方米。有无数江河湖海,养畜牧河虽然籍籍无名,但千百年来沧海桑田,一直没有停歇地流淌着,养育着这一方土地的人们。

观三河交汇

库伦旗内流淌着三条很有名气的河流,分别是养畜牧河、厚很河、铁牛河。

作为土生土长的库伦人,一直没有去欣赏过三河交汇的壮观和迢邐。终于有一天闲下来,和朋友们相约去交汇处看看。我们并不十分熟悉路况,便把车停到了很远的地方,在河流的上游沿着河岸线行走。虽然是上游,水草十分繁茂,随着风的方向不停地摇曳着。接近

目的地了,大片的芦苇和不知名的水草把我们淹没其中,没有现成的路径,我们只有在幽深的草丛中摸索穿行。不时有青蛙的鸣叫,还有一些小鸟飞过。我们探索着前行,高大的草被我们踩出一条小径。突然有些紧张,担心草从里会有虫蛇出没,或者突然会滑落泥潭。幸好有惊无险,除了看到一条蛇爬过去,别的危险都没发生。穿过草丛,眼前豁然开朗,三条河流鱼贯而入,在一个开阔的河床处交汇在一起,虽然没有奔腾的激流,但一下子还是被震撼到了。它们刚开始交汇似乎还有些陌生,互相避让着,又强烈地融合在一起。

养畜牧河水相对湍急,让厚很河和铁牛河出现了倒流现象,终究在不断地磨合下他们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里它们不再分为彼此,打了个招呼之后,开始浩浩荡荡地向东方流去,最终汇到大海的怀抱。每一条河流都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间的,它们源自源头,然后一路向东,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日夜不息地流淌着。沿途滋润着经过的每一寸土地,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和物。

站在高处俯瞰三条河流形成“人”字的唯美图案,我不禁心潮起伏。看到在入字的下面有一个绿岛时,“芳草萋萋鹦鹉洲”和“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两句诗便涌现到脑海中。此刻,在夏日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各种绿植竞相绽放,自由自在地生长,让人觉得惬意极了。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你在某一时刻与她产生强烈的共鸣。就在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深处变得柔软起来,眼睛有些濡湿。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河流去交汇,形成不一样的风景。比如黄海和渤海交汇时的泾渭分明,钱塘大潮交融时呈现的磅礴气势等等,但作为深爱这片热土的孩子,我看到了家乡三条河流的交汇,不自觉地融入其中。它们没有激流澎湃、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象,只是在这块平缓的土地上缓缓流淌,相互簇拥在一起,不急不躁地向着东方流去,让人感受到一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境美。

老头树

在我的家乡能够看到成片的老头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那么粗,等我步入中年后,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习惯管它叫“老头树”。

老头树长得七扭八歪,并不伟岸修顺,它的外表很粗糙,纹理也黑乎乎的,开裂很大。树冠的朝向四面八方,

散文

遥远的哨声

●玉秀

每年孩子们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小学三年级时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六一”。

上小学时,三年级以上的孩子能在“六一”这天可以由老师带领步行去十几里外的东北大泡子野游,那里是孩子们心中的梦幻之地。听老师和去过的小伙伴这样描述:那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的大泡子,夏天芦苇长得比人还高,成千上万只鸟儿在天空盘旋,喧哗彻耳的鸣叫声把人的说话声都能盖过去……

低年级时,我每天都掰着手指头盼着快点长大升到三年级,就是为了能去看看那个神秘的地方。

好不容易升到三年级,满心期待落了空——学校突然取消了野游活动。听到这个消息,我放学回家时的脚步都缓慢了不少。回到家姐姐看到我心情低落,安慰我说去大泡子的路特别远,又热又渴,不去也好。可对于我心心念了好久但没能去成的地方,总是心有不甘,对东北大泡子的期待反而只增不减。

但是几天后我的愿望很奇妙地实现了。六月一日的前两天,班上几个大男生凑在一起说:“学校不带我们去,咱们自己去!”这话点燃了大家蠢蠢欲动的热情。六一那天学校放假,我们七八个孩子瞒着家长偷偷出发了。出发前我说:“老师带大家野游都带水和饭呢。”大男生拍着胸脯说:“有我在,带你们抄近路,鸟蛋多,一会儿就回来。”年少时的信任总是这样,像刚剥开的鸟蛋,壳薄得经不起推敲,却盛满了盲目的光亮。

路上,我们像极了脱缰的野马。摘野花、用狗尾巴草编草帽,追着蚂蚱跑,鞋上沾满泥土也不在意。起初有说有笑,可越走越走不动。日头越来越毒,晒得脖子发烫,嗓子干得冒烟。有人问:“还有多远?”走在前面的大男生硬撑着:“快了,翻过前面沙梁就到。”

等我们几个又热又渴筋疲力尽的时候,大泡子出现在了眼前,我终于来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泡子很大仿佛连着天边,铺天盖地的绿和白像一幅巨型山水画。风吹过芦苇发出“哗哗”的响声,混着此起彼伏的鸟叫声,岸边开满不知名的野花,引着蜜蜂嗡嗡飞……

几个大男生钻进芦苇丛,不一会就兴奋地大喊:“快来看!”只见草丛里藏着一窝窝白花花的鸟蛋,有的还是温的。大家顾不上多想,蹲在地上就开始捡。谁也没注意到不远处母鸟正焦急地盘旋鸣叫。突然一只母鸟突然从芦苇深处猛地窜出来,翅膀扑棱棱地拍打着水面,惊起的水花溅在我们裤腿上。它绕着苇丛盘旋了几圈,又尖叫着扎进更密的草里,留下一串急促的啼叫。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有个女孩“啊”地叫了一声,手里的鸟蛋差点掉在地上。大男生却挥着手喊:“怕啥,鸟而已!”说着又低头往衣兜里塞了两个蛋,我们便也跟着继续捡,只是心里莫名多了些慌乱,谁都没再说话。

不知不觉太阳已偏西,饥饿和口渴涌上来。男生们手掌弯成碗状,捧着泡子的手就喝。我蹲在岸边看着水面漂着的水草和虫子,喉咙发紧却不敢喝。长大后想起那天的一系列举动,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用无知的手,向自然讨要各种东西——风景、鸟蛋、冒险的快意……却从未问过大自然愿不愿意被我们这样“捧”在手心。其他人还想找鸟蛋,我实在忍不住,就说:“我先回去了。”

回程的路格外漫长,因为饥渴,每一步都像是在踩在棉花上。我抱着沉甸甸的鸟蛋,一个人走在北河滩上。四周空荡荡的,只有沙子“咯吱咯吱”的响声。日头晒得我头晕眼花,嗓子发疼,耳边除了风声和鸟叫,安静得让人发慌。大人吓唬小孩的话全冒出来:老疯子会抓人,酒鬼会打人……我越想越怕,脚步也就越来越快……

突然,耳边传来了“嘘——”的口哨声。我猛地回头,身后只有摇晃的芦苇。没走几步,哨声又响,忽远忽近。我心跳到嗓子眼,撒腿就跑。跑的时候凉鞋里进了沙子,咯得脚心生疼,可背后那股贴上来的呼吸感,比疼痛更让人发毛。最后栽进沙土里时,就想:“抓就抓吧,反正跑不动了!”

不知哭了多久,四周安静下来。我小心翼翼地翻过身却

诗歌

半阙尘世(组诗)

●高坚

在一轮明月里,寻觅丢失的神话

柳梢,能挂住一轮明月,  
概括前世今生,嫦娥,吴刚,桂树,玉兔,  
——还是柳梢书写,  
萌芽的思念接近牛郎星和织女星时诉说。  
微风的阅读,始终走不进一幅诗话里。  
编故事的人,需要温一壶好酒,  
用一窗灯火勾引一片月光,  
一窗灯火隐匿在一片月光里,  
灯火里失眠的人和月光里行走的人一样,  
坚持在尘世里等待。

丢失的城

我读到县志里的一场大火,  
一对石狮子一直没有惊慌和呼喊,  
它们眼里的族谱和史志永远读不出。  
一阵阵的风里,一场场的雨里,  
石狮子,自己洗刷着记忆的痕迹。  
遗弃的城堡,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砖瓦,  
堆砌不出一幕完整的爱情故事,  
拾捡的瓷碎片,  
只是盛放一滴夜露一声蝉鸣。  
梦里公主的车队又一次浩浩荡荡走过,  
手里的竹简不著一字,  
挽留不住她悲伤的来世今生。

陈年的样子

天空醉了的时候,卧在一场雨里,  
夜深了,酒肆已经打烊,  
风,追随最后一个夜归的人逃避,  
理由始终没有辩解。  
蜡烛点燃时,有怀念的风景,  
母亲,站在黑白照片里的老槐树下守望,  
在她慈祥的笑靥里,  
把我剪成十二生肖,五颜六色的剪纸,  
挂在老屋的屋檐下,温暖每一场雪。

墓碑只是石碑

石碑的心是冰冷的,  
这是我在十五岁那年知道的,  
石碑上清清楚楚鐫刻着,我母亲的名字,  
我怎么呼唤母亲,她也不应答。  
石碑的心里,始终矗立着一座山,  
母亲的名字怎么也走不进石碑里,  
这是我祭拜后明白的道理。

半阙尘世

用春天的炉火,来证明春天,  
春寒料峭这个词,再次被人们提起,  
斧头一次次劈向干枯的木柴,  
然后整齐地堆放。  
村庄的旧事,在烧开的铝壶里滋滋翻腾,  
泡开一杯滇红,氤氲的热气里,  
回忆的舞台,曾经远去的人,  
纷纷登场,生,旦,净,末,丑,闭目评说。  
留白处,在一袋纸烟里,

我知道我早年写诗的草稿纸,  
送给一位牧羊人,置换将要失传的故事,  
我在将要失传的故事里,寻觅丢失的爱情。

有时,我也像风一样

遗弃的铜镜,盛装远古的风景,  
踏春的人,将一朵桃花采摘,  
一朵桃花,在铜镜里素描,  
记忆的桃园,成了一堂国画课。  
马蹄声,渐渐走出了尘世,  
铁匠依旧在铁匠铺叮叮当当敲打,  
炉火烧得正旺,  
拉风箱的人假设是我。

风在一棵树上寻找鸟巢

没有拒绝的理由,  
——向上的捧举是温暖的,  
那些微小的事物,被尘世忽略了,  
一棵树越来越高,温暖也越来越多。  
一棵树经历了一只鸟的爱情,  
学习坚持,坚守生命的延续,  
身体的温度,将恒温坚持到底,  
坚持到一窝的孵化成功。  
有别于尘世的鸟巢,鸟巢里握住的是温暖,  
风捧举的是一首诗或者一阕词,  
风的诗集写的都是温暖,  
在一阵风里,风能读懂的只有温暖。

让一场春风吹进梦里

雪地上,行走的风,  
与春天有关,  
立春过后,  
在逻辑上允许我梦见春天。  
远去的一匹马证明,  
它的嘶鸣声,  
会让你在梦里醒来,  
一场雪隐匿的气息,  
一匹马一定知晓。  
我不会遗忘梦里的细节,  
白色的围巾,黑色的眼眸,  
你的名字烂熟于心,  
雪融化之前,怀春,萌芽。

秋的意向

这个季节,有时就得关上窗子,  
记忆不想裸露,就得穿上衣服,  
熟睡或者失眠时,遗忘了蛙声,躲不开蝉鸣。  
一片树叶,看着一朵花落去,  
一阵风送别了,一片树叶,  
萌芽和成熟,只是一步之遥,  
恋爱和分手,写在两本书里。  
走过收获后的麦地,麻雀飞来,  
打谷场上的月色,分解在一滴露珠里。  
我只是,顺着父亲旧时的目光,  
一粒一粒 挑选着种子,  
春天如果没有播种,谁也读不懂秋天。

大多佝偻着身躯,而且粗细几十年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据林业专家介绍,由于前些年家乡风沙肆虐,老头树作为好成活、易生长、抗病虫害的品种被引进用作防风固沙,在荒山野岭大面积种植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一直没有更新换代,所以存活多年。在那个烧柴紧张的年代也帮助许多贫瘠家庭度过极寒交困的时日。

年轻时忙于生计,对很多司空见惯的人和物没有多少时间去观赏和思考。偶然间看到了一篇介绍北坡树的文章,大致意思是一棵长在北坡的树虽然历经风寒,生长缓慢,但树的密度是最高的,更有不屈不挠的品格,这让我再观察老头树时有了一些思考。直到有一天我去了一个更新老头树的现场,看到那些被采伐倒下的老头树的内芯居然是红色的,几乎看不到年轮,细密地长成一团,和我们喜欢的红木颜色接近,虽然最粗的只有三四十厘米,但其坚硬的程度让我有些震撼,也心生很多感慨。老头树,这种坚毅的品格和我们的父辈多么相似啊!

记得小时候家里缺衣少食,父辈们一年到头都在为了大家子的生计忙忙碌碌,生活的艰辛让他们过早花白了头发,佝偻了身躯。没有外罩的黑色大棉袄和大棉裤成了他们的标配。粗粗的旱烟,辣辣的烧酒让年仅四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却很苍老,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们一直都很坚定,生活的目标就是为孩子说个媳妇,盖一个好一点的房子,甚至吃上一顿饺子都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哪怕再穷再苦,他们都心存敬畏,不逾矩。也不会偷奸取巧和不劳而获,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活,他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遵循老祖宗的教诲,在重大的传统节日都会仪式感满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迎接新春佳节时,每家每户都积极打扫房屋,浆洗和缝补衣物,大年初一,一家人大小小孩都穿戴整齐干干净净地出门,探亲访友,互相祝福着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在我心里,老头树也许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也没有华丽的外表,但他顽强的生命力与不紧不慢的节奏和我们的父辈一样令人敬佩。其实生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个世界需要七彩光芒,但黑白色永远不会过时,正因为有无数老头树一样的人们,才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不张扬,默默地用辛勤的劳作养活一家人,然后树大分支,让他们走向全国各地。

在经历世事沧桑后,我更喜欢老头树一样的方式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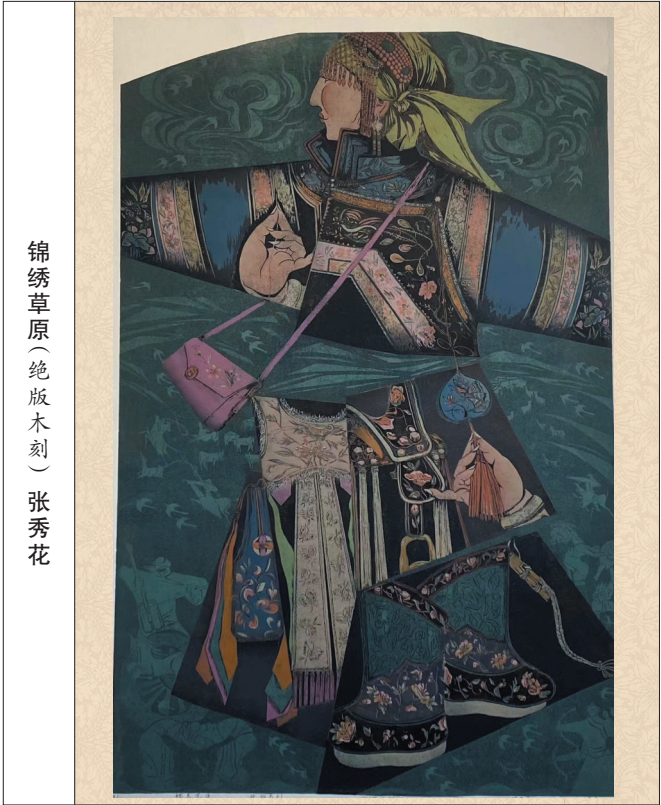
什么都没看见。哨声又响起,低头一看,衣兜里有个鸟蛋在微微颤动——原来是里面的小鸟快破壳了,声音像口哨。我又气又笑,把它放回衣服里准备回家孵。从未独自走过这么远的路,七扭八拐地竟然也摸回了家。

回家时太阳快落山了,姐妹们见我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这才知道,自己满脸被眼泪鼻涕和沙土糊得横一道竖一道的,头发上还粘着草屑,像个“两头鸟”。和姐姐讲完路上的事,她们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母亲一边笑一边给我擦脸:“下次别乱跑,跑丢了去哪儿找你。”我用旧棉花把捡回的鸟蛋放在炕头,包括那只发出哨声的,可惜一个也没孵出来。

第二天上学,听说一起去大泡子的同学回来时遇上了大旋风,狂风卷着沙土分不清方向,两个孩子被吹散,天黑才在怪柳林里找见。那段时间,村里大人见了我们就说:“别瞎跑了,跑迷山,可咋整!”可我总琢磨:是不是我们捡太多鸟蛋,惹老天爷生气了?

后来几次再想去大泡子看看,却总被“下次”绊住脚。成年后再去,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愣在了原地。曾经数千亩的大泡子如今竟剩窄窄的一块,像是一位被岁月抽干了精气的老人,萎靡不振。岸边的芦苇稀稀拉拉,再也没了往日的繁茂,野鸭子也不见了踪影,偶尔有几只鸟儿匆匆飞过,却只是短暂停留,便又拍翅离去。

当玉米苗盖住最后一片水域时,当年那只没孵出的鸟蛋,突然在记忆里响了一声哨……



锦绣草原（绝版木刻）张秀花

